

集部

浪語集卷十八

宋 薛季宣 撰

劄子

淮西與王樞使公明書

即日春序向闌和風叶律恭惟衮繡徂齊棠陰蔽芾神明賛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去歲在都伏覩樞極之拜竊與斯民同慶加以久失奏記且欲候問與居叨冒京職

之除亦當陳謝恩紀家貧不能遣力輒於置中冒貢函
牋方以浮沈為念伏蒙鈞翰寵荅非惟慰藉甚厚親札
盈紙謙抑過宜非所得當感荷之劇以為王公顧遇末
列古則有之世道澆訛此風之不作也久矣一聞正始
心目為之開明乃知宏之在人甚幸甚幸前聞鈞履微
失調衛每恨不得日親醫餌竊知喜遂勿藥固宜天之
賚予善人翹望懸懸慰懌大矣其區區之迹自去秋中
却職都下一謝宰輔不敢復再見之十一月初上以江

湖飢民流移淮甸而光州告多有北人歸正來者忽俾賑贍安集不敢辭難歲除方抵浮光問歸正則無有但緣中間遣許安道者持金錢寶號入北事泄於咸平獄辭所連凡十七郡有十數家避禍將家渡淮而來郡中遂括舊歸正人二百餘家以方至告又其守將宋端友者被命買馬殺人而奪之者三不免具以實聞頗聞有力强甚不敢自為身謀天子英明已下之廷尉矣某元宵至齊安郡問流移則已挽轉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

其皆不及見獨收無所歸者僅四百户以舊州之東北
權置官莊二十餘處居之春事已深流者漸已安定先
於合肥興修三十六圩之利西來付之趙帥得報亦稍
就緒但縁無覈墾田未徧又須一至泗淮祗旬日間當
東計還奏之期必夏中也湖外饑歉伏蒙移粟賑糶兹
三代事也大臣以天下為度於今方一見之故吏門生
有光榮矣夏口賑民雖甚無法然而米價賴之而平活
此一方為徳甚厚春雨時降自此當少蘇也其至淮上

流聞北方困於蒙古塔坦凡女直之守州郡者皆充將帥之任率以同知泣事而泌淮被邊去冬頗有遊騎出没又於上下表裏置鋪相接每鋪十人九槍一牌若以我為虞者其被禍來者具言河決垣縣東貫濟宋之間合清泗於彭城流分九道卷埽千里騷動紛然其謂通泗瀆鑿吕梁開石門皆古用兵中原盡力而為之者天道如此非無機會然察淮堧虛弱之甚邊臣陸陸無可望以功名者河流南北通逆共惟今未必有加於彼茲在

可慮觀其置舖之役乃若齊之敵氷備周甞告廟堂謂有諜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難以速得志矣不知關陜之地事勢何若仰惟規模先定必有不可易者不敢豫度敢祝敬之而已某所見如此不敢不具言之僭越輕狂必蒙恕察

淮西與梁右相書一

間者獲侍閒燕嘗進瞽說伏蒙鈞聽不以為非將命去之未畢前議茲承爰立之拜乃不克面布悃愊欲報之

德不能自已顧竟其說庶有補於萬分丞相今已正位
三槐雖解事之名不容多取至於進退人物自當有以
聳服天下人才蓋有定論惟無責備乃可人非大聖誰
能無入而不自得惟在處之各得其當一世之士信足
了一世用有如長短易置小大倒施無適而宜夫何才
術之見若用人者皆如韓滉之於故人之子劉晏以處
請求之士豈惟人人自盡故雖牛溲馬勃皆入醫師之
劑矣若夫舉直錯枉自有所謂易簡之道拔茅以彚惟

在乎廟堂之上斷而行之爾此事要非章牘可道其遽言之者以為相府急務顧先百事而為之非蒙睠顧之隆不敢狂僭如此政須鈞照

湖州與宰執書

已具劄狀稟本州添差武臣路鈐以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一員軍員五百三十一人錢糧衣賜總計一歲共支錢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歲前又添發下軍員八十三人增多二萬四百八貫有竒乞將前件軍員

分下財用寬裕州軍養老或量撥錢糧物帛貼助本州支給仍乞豫戒諸軍今後免將揀汰軍員使臣發下本州收管亦乞照應免有添差甚不敢縷縷瀆尊只以添差總管路鈐路分并將副計之雖員數不至甚多為費已大本州先管將副州鈐轄路分都監添差八員請受之數不等每月各不下七八十貫供給皆八十貫數月以來添差益衆如總管宣贊舍人劉炎路鈐轄武經郎黄彦節供給錢皆一百五十貫州鈐轄武顯大夫江昌

朝等淮備將武節大夫馬全等皆八十貫而請受不在兹數大者畧計月俸供給月節饋遺之類每月不下三百貫文小者一百七八十貫文一歲計之總管路鈐一員至三四千緡本州用度不充朝廷素所知也如劉炎黄彦節等久居本州皆有田宅如此過分陳乞除授廟堂無自而察切恐本州去都密邇寄居極多人人效尤州郡益困其不敢便有申請欲望鈞慈矜念小州將此等官别賜區處以寛郡之急迫如日後更有添差免於

本州駐劄所有續到軍員八十三人併乞特與改撥他郡或量賜支撥應付施行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與宰執書二

試郡百忙不敢無因奏記惟是斗山之仰與日俱積樂與州人涵泳聖時之澤而已甚不避僭越輙有迫切之懇本州軍糧並無苗米可辦以此歳計極窘糴米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約用錢二十一萬四千餘貫前例係將

爲程歸安兩縣折丁錢十三萬貫收樁貼助糴買每丁舊催納錢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去歲均減每丁納錢五百文足歲計減落五萬八千餘貫今歲當催七萬一千九百餘貫已是大段欠闕近方催理却據逐縣繳到去年户部減放印榜許將去年折丁未放以前人户先已全納之數並於今年錢内折除會計今年管催折丁錢止有二萬三千餘貫委是月糧支遣全然無以收糴其不敢過有陳請已具狀申朝廷乞於上供折帛細綿錢

內取撥四萬八千貫文充理𧇊乾道八年折丁錢補填九年少闕之數貼助本州糴米應付月糧又某昨以鎮江軍中揀下軍員八十三人日近添差總管路鈐將副等員歲計支錢三萬餘貫申乞均撥上項官軍俾財計寬裕州軍乇泊未蒙行下適者又准朝省發下乞就本州養老三輩略計本州歲失二項丁錢十一萬貫却有增起合支三萬并大祀賚錢二萬餘貫通計闕錢十六萬貫委是不容措置無以枝梧伏乞鈞慈俯從申請少

寬一郡目下之急不勝大幸其復有悃愊干冐本州財計略可見矣誠得明健長吏未易料理如某才力素薄前此未識理財自彼誤恩不敢不力每事撙節補苴罅漏其奈取諸民者已無一孔遺利不可措手略無見效五技已窮形瘁力殫下血不已雖勉强應接然實憊甚得蒙鈞慈矜念特賜陶鑄祠禄選擇有心力官救此一州急闕嵬瑣之跡得少遂所安儻脱罪誅免令委頓終始大惠何有窮極不然日又一日他時手足盡露雖欲

怦幪寬貸嗟何及矣某素非避事辭難者自以力之不足知難而求退耳實非敢有他望正賴哀矜及此某不任卷卷懇禱之私

湖州與宰執書

某蒙恩賜郡罷於百役雖時時以職事申懇而稟目之貢寖以闕然節彼巖瞻未嘗一日不在黃扉之下荷睠知之有素必不以疎慢責也某節前疊以祠祿并經總制錢分隸溷瀆鈞聽二事皆非某敢為私請貳車於某

初無一言之忤其人才力亦高但緣以趣辦為能不暇存厚下之說場務敗闕料理稍成端緒輒為掣肘傷事其他可容也至於庭叱官吏專閤請給追須紛沓鞭扑囂然在長吏不能無慚當避之爾分隸之事稟劄固詳言之利害不抵一州所係實重想初言之甚易故未察而從之廟堂已知其詳不難改也比得吳郡丘宰劄子亦謂焚林之田夫豈不知特冒行之不顧爾丘不欲為事首必須亦請于朝丞相身佩安危幾微不可忽也其

苟詭從之而不辨必斥不從劾中以他事亦斥等斥爾孰若一為丞相辨白雅蒙許之誠實或幸俯而聽之其苟知素深吳興幸未闕事比者和糴六萬貼錢已萬六千緡四萬續料尚未糴也近戶部於民間所自糴米亦令本州發綱賠費亦數千緡未知繼此云何惴惴然爾郡計素乏冬來場務皆索本柄春衣二萬軍糧酒秫數皆六萬常年皆自夏中積聚政承闕乏之後凡百用度盡解目前之急坐是失於樁辦大懼入春之後手足將

俱露矣今不得請且累知人之明萬丐矜憐毋强之以所不能也

湖州與梁右相書

被遇特達希世之知超躐之用寵恩次骨不復多謝惟是霅川號為佳郡且有浙西道院之名南渡已來官守數易紀綱法度蕩然無統兼復衣冠叢萃應接不暇近年之在政者持書生之論末理財之說士夫奉梢拖積數月省府工供虧數十萬賴單守繼其後僃威嚴振條

目雖能解目下之急然實未有贏餘其行有積錢數萬緡皆令賚耳迎送支衣之後已復枵然其到官之初滯事山積戴星出入食息不暇押到詞訴不復循間日之制簡稽決事朝暮不息閱月後覺漸就繩墨但無如財計何所賴爕理天和歲事尚或可望然必無逃曠敗不無望於覆幬之兼容也始以啟狀常禮冒瀆聽聰纖蒙尊光寵答感荷之至念欲自具稟目少布胸臆顧左相未克通記嫌於彼此之分不惟不敢亦不暇雅辱眷知

之素必蒙俯察之而不罪也其屬者累具劄狀有請廟堂如倚閣之住催積逋之分限丁絹之折錢於計司略無利害在民間郡縣得免倒垂之急受賜實多一皆未蒙周旋自此不免嗣有陳乞萬丐鈞念有如郡中可以黽勉就事亦何敢於干政府也只如和糴一事本州苗米止五萬斛常州三十四萬今歲拋降皆六萬石既不均當復欲以三千省銀會高估糴取足斗一石銀作三貫五百五十會子七百七十科折虧折之數不待辨而後

知即令盡支實錢二千足糴一省石猶恐未當本價况如此耶去歳和糴殃民中外紛紛如此不可不計誠使朝廷無惜小費使當官者皆得展盡以供公上之求何事不可爲况損益能幾何須使下人愁嘆往往事又不集卒取君上之訶亦何爲也惟丞相念之左相出師西方諸侯丞相獨秉鈞軸中外責望非向時比矣某外官人微不當有所陳述顧蒙知愛甚寵懷不自已竊謂其去年審察所上公仲連相趙烈侯事誠致君之要術事

無大於是者惟詳復而采之僭越妄言徒為媿畏

湖州與樞使王覿文公明書

即日初春薄寒伏惟浩養琳宫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抗章遠引帝鑒其誠均逸祠官寵班書殿伏惟徽慶竊以國朝西府之任自非元老不居人臣之榮無加是者前輩處此能全歸潔之義未可以一二舉自匪浮雲富貴以道義為重輕主眷方隆何有脫屣之事應碩立懦未足言也時事方日新甚有懷杞人之憂者

晉公去矣其將如蒼生何某中冬喜聞元戎之還嘗遣急足馳詣荆鄂奏記尚未歸報不知已嘗徹鈞聽否曰侯衮衣歸國與社稷蒼生共依洪庇旌車梲於中道可勝悵惘之誠伏覩丐去之章不審鈞體邇來果何所似天之輔德自應勿藥有喜少少未疾想今遂脫然也惟是不得親候興寢怏然於懷其茲繇啄抱之恩承乏輔郡疎拙不詳賦政大為催科困苦雖戴星出入曾無毫髮之效黽勉就事不敢告勞但緣去歲朝廷均減丁錢

歳失常賦七萬今歳折除已納之數又四萬緡而養老添差奉糧歳增亦三萬貫如以郊賚二萬通關錢十四萬緡雖使劉晏居之未易料理綿薄處此自應曠敗見于廟堂丐去未便得請朝夕惴惴以待罪斥而已此外無足上煩鈞念者以久不聞啟處撥忙特此啓聞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即日秋高氣清伏惟戎輅啟途百神翊衛鈞候動止萬福某恭審明敭大冊比秩三事盡護諸將分正西郊仰

惟慶慰其嘗患數十年來廉恥道喪士夫怵於禄利汩於寵榮出處可觀進退以義者寥寥乎其有年矣往往蹈故襲常恬不知怪雖有超詣之士未必不無自見奪於楚咻之衆猶或不能自解矧以公輔之重萬鍾之禄君臣契合間無纎介顧遇方盛褰裳去之古聞其人保相既身之矣廉頑立懦尚何待乎百世之下也其自去秋誤被收召侍坐函席便聞誨教及此迄踐斯言不易介於三公乃今親見之矣皇上親寵逾渥三加彌尊位

之師保遂分關陝用寬西顧誠曰曠世之盛希闊之典也豈徒滐益之幸太平之業在此行矣如蒼生何能無下士之見徐方平定衮繡之歸如周公之任定非晚耳天下實望具在門下東西南北之人爾未嘗有一日之雅自蒙傾盖之遇取之眉睫之閒未嘗干謁門牆遽蒙拂拭之用自到都下誼當自斂既閑時不敢見在常人之情必將怒而絶之勞來擇人卒蒙假節亡補毫髮亟被超躐之除歸節句中使剖符此來恩造如此倫輩靡

儔雖保相為官無私其何以取此未知所以報塞徒懷愢畏到郡多事第嘗啓謝萬一又塵黷尊寵答豈所宜蒙郡中積弊如山逋負非一且欲事定自為稾目以求一説少布卷卷感刻尚未遑暇白麻宣告遽起萬里之行不得旅進拜辭悵恨無羽翼幾百已具雙牘不敢再四瀆尊以其之無庸獨行踽踽洞無城府屢憎於人未嘗與物泛交惟保相之知已朝路識面葢寡冒居劇郡才不副意已為不可如何鈞旆適西自此動須掣肘自知無

逃曠敗將為門下累矣依仰牆仞不勝戀慕之誠東南有可使令無大小願備驅策

湖州與曾參政書

即日歲晏凝寒伏惟鎮撫戎華神明協賛鈞候動止萬福某昨者不避僭越輒以二軍害政申禀丐祠禄以避之曲荷睠私為之易地旋拜真翰之賜誨教諄諄自省何人何以得此於廟堂之上顧惟虛辱慙恧無地若齊倅亦健吏但難為下敵已而下或不能堪之耳頗聞甘

泉中多賢之者既嘗推轂無恠其為之助自非鈞慈悉力保庇其反為擠陷必矣雖感激之心銘切肺腑事關公道亦不敢多謝也經總制錢之議未審已蒙力行之否凡曾歴州縣者皆知如此分隸可求增羨然而前此版曹諸公無或然者知其不可為耳此事大參居地官日豈不明知如此分隸可求贏羨顧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關國家大計故不為耳非不能也設有可行之道又何待乎今日而後行也某既縁齊倅不無所忤又

先諸郡有此申明户部見差獄子來追郡胥且以條法為問前此郡縣不盡分隷固為非法然而上供支遣無非取於額外是豈盡如條制然而上下恬安之者顧不得已耳其可復於非法之外又為非法之取求應經總制錢分隷之法其為廢法不已甚乎萬丐鈞慈熟復蚤賜收還實宗社蒼生之幸本州郡計素窘和糴本錢未蒙盡數支降既多那移之數又將無以接續累求貼降丐賜奏陳若令用度稍可支撑何敢縷縷與朝廷較近

鎮江澄汰老弱本州得軍員八十餘人又不知使臣幾何計當亦不減此歲用仰給驟增數萬未知所以處此不免又須申乞應付不任一事每每瀆於廟堂譴斥之誅俯而俟之耳其復有僭踰之懇本州窮乏異甚歲糴軍糧本柄糯米皆六萬斛軍衣亦數萬襲前此丁錢尚多可以趲那糴買況又糴買之直例於春夏收樁前政當闕乏之時不免隨手支用其又當其後解倒垂之不給丁錢已從減免却有貼陪買發之數入春諸事交切手

足遂當盡露已忤貴要知不得免矧冒昧試郡一切付之平心千請類不能從寧能無惡於物所望宮祠遠郡之請速賜俯從免累知人之明實成終之惠也無厭干瀆徒深戰汗伏聞輔相之道感悟日新事有至難回天如響非以精誠之積何以格於上帝社稷竊寓蒙休至矣然其竊有愚見敢冒陳之周官太宰職在正君故其所統之屬五官之外無非在王所者此事寂寥已久不可以力勝丞相致君有道已有成績盡采明良之會漸

拔茅茹以其彚征消長之於冥冥之間茲萬世之澤也若有司存五官正則莫不正矣更乞鈞念其蒙恩異甚故敢言之

湖州答王樞密書

比者伏蒙鈞翰之賜仰荷譴睠之隆嚴諭劉倅積俸本州屬緣窮乏之限員以次給俸未甞輒踰如劉未免破戒給之數多不容盡如其請已為支行一年衣賜料錢三月自後按月皆帶支矣尠少多媿伏幸鈞察其比緣同

官强横僭以宫祠遠郡為請仰蒙矜憐俯為去之自顧何人何以取此於廟堂之上感荷之至銘在心腑其近復以經總制錢分隸申請必已仰蒙鈞念此事不秖一州利害實係國命民財版曹主之既堅以某獨先諸郡有請見遣獄級追逮都吏見問以法前此郡縣分隸固不如法然皆取以租額之外民無所措手足必使盡如經總制司分隸一法其為廢天下法不已甚乎方樞相之秉鈞不可不賜深念早收前旨以幸社稷蒼生本州

窘匱異常今歲和糴本錢未蒙盡數貼降允那錢已萬計糴猶未足州之軍食場務本柄歲糴皆六萬斛衣數萬端舊於春夏積錢前政頗失椿備某雖粗了目下來春每事交急手足殆將盡露將無所逃曠責此來忤物多矣其何以善後儻蒙矜念終始成其去計感戴恩予其有窮乎儕瀆四三戰兢惴惴某不敢自取踈外至敬無文輒以尺紙通誠伏乞鈞照

湖州與鎮江守黄侍郎書

自拜道中所賜教戴星少暇念欲親具尺紙之記未遑也節中短啓修慶殊媿蕪累筆端無口言不盡意㳺蒙寵報亟翰仰認尊光誠至文雄伏讀感嘆乾復之戒敬佩德音顧其何人懼弗克荷然有愚見竊敢復之元規之塵事常然爾形諸竿牘不已傷危孤臣之心更丐裁擇版曹征利深急若牙稅之補發經總制之抄撩蛆食浸淫漁取竭澤不知使府何以處此其性樂林野黽勉應酬不知世患為然已決歸計見入文字爭議分隷牙

税則未暇及罪去決矣差可以謝朋友不然戀禄低頭為民貽患所得有幾其忍默默為小人之歸哉不知同舟遇風已嘗入深慮否借重九鼎為蒼生陳之言信易從過於小人之譊譊萬矣侍郎忠誠體國以民存心當思其説若行州縣不可復理又須強倍征歛民無所措手足深可為天下憂者宜蒙慨然建白以幸社稷蒼生丹徒百度若何吳興不可料理近火先燋之謗非身逢不信也不能一朝處此為之奈何規模有可遵承願蒙

強此庸懦辱知狂僭惟門下亮之

又書

伏蒙手筆之教下諭措置官之無益非荷眷愛之厚何以有此甚幸甚感單虞卿之在郡也四處設措置官其二郡中自撲坊場當仍其故其二長興新市某已盡欲去之矣長興之設誠曰無謂若夫新市虞卿之置誠有不得已者郡有烏墩新市雖曰鎮務然其井邑之盛賦人之多縣道所不及也胡監不職久矣日醉兀兀凡百

憒憒郡中傳以為笑其人可想知也虞卿設是措置唯以課利不登故爾某在事之始聞其鎮益不治專欄放縱而無憚諸司訟牒之日閴到任月餘月解官錢略無來者不免追請入郡遣官代之須鎮務之有經徐為之計責以虧欠吏事故應爾耳初某與僚寀約各當盡心職事毋循故態臨以逵官之尊按舉一視職業何如他無謂也方一舉手而胡遽以告不知痾痒甚矣顧雖賢如門下未免為有挾也借使某即以重言亟從其便小

郡政不可復立斯人放肆益甚亦非所以厚胡監也仰
蒙期予之過必將為其惜之諄諄敢不在念萬賴臺察
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顧不屑教誨之毋以一不受令而
遂棄絕焉不勝惓惓至望

浪語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熊中文

浪語集卷十九

宋　薛季宣　撰

劄子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十

一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齊几遞中再蒙寵賜臺翰

運穀一事亦得觸免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觸霜威方

懼得狂率之罪於門下乃蒙一一記録導達於郡守皆遂所請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體國憂民之意驚喜之劇但不知洪恩厚德將何圖報淮上事宜伏蒙下問某愚不更事何足裨聞見之末今日本縣探報人返盖旬日事體與節次申禀略同其詳容備録續次申聞華侯十七日已到黄陂戚侯未聞來耗金人十六日過淮餘衆猶在桑林遊騎時至沙窩然黄州探報云初十日去蔣與此少異但兵謀多詐或去或來皆未

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切持重聞其見散掠村疃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抄前擊後靡不捷矣仍聞黄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雙城居中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彼舊行路尤為坦夷及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令其地里繪一圖來日附遞以獻庶見其詳耳

二

某輒有管見不審戎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懸瓠城居中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軍蔡

帥設去蔣州其勢恐留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擣其空虛蔡州已平蔣當自潰蔡平則敵失要鎮大功易立不知可以密諭戎帥否愚者之慮更望裁處

三

置中聞蔡州之捷軍勢大振廬淝之役足以為報古云皇天助順於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有以見麾下豐大之業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愚見獻野人之芹然與不然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二將已

入懸瓠成侯方且赴援淮西申將沿淮遂無軍馬且令敵之有蔡猶我之有合淝合淝退軍我已會兵雲合敵之爭蔡勢亦當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恐成孤立萬一支梧不暇或致大憂竊論諸將之救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即壽北直潁昌陳汝二郡近連臂指令成侯遂據而有直取東都盧壽之兵可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襲壽敵必不能安處合淝我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況今兩淮諸帥士馬不為不多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

持久益以成師勢不加強曷若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却敵遂可廓清中原較之力戰却之為不侔矣某小生晚進無樽俎之遠謀區區之誠不敢不盡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侯乃東赴援無復後繼江沔遂虚具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淝兵號四十萬實恐張大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持久以待其弊然自古諸軍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堂之陣未易擊之決策

攻心勢可必解況今蔡師雖走必且出没近郊蔡逼于二都密邇潁昌鄧壽我軍雖鋭以數大都脅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固蔡危而淮泗無備江湖震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入荆揚可渡蓋非一處會軍采石盡弃上流脱有一騎奔衝勢不可遏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聞成戚二帥皆已東恐使司未易追止抗論斧扆不能無望於行臺

五

其一介晚生曩緣進謁行臺嘗獲一盼之榮輒自忘其踈賤累布喋喋於下執既不以狂率為非而教翰之賜至於再三其謙光蒙被於不肖之軀者至恩至厚也如治糧運穀闢甲之事仍一一委曲矜從顧其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舊特達之遇一至於此心非木石豈不知戴朝夕思所以圖報之計而未知其所偶因愚慮之及得時事之一二輒欲以洩聞聽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婉畫之末但感激之情不能自已

耳謹條陳于後乞賜裁察

一自金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盟之意而朝廷命令之下尚不欲明言再遣使華庶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故王權首為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彼姦便此何等語而出於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為上供或寄徙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為退縮之計則合淝之役未嘗交鋒而王權回屯於柘臯李顯忠渡江而歸宜

乎其然也如曰以此為誘敵之計則非其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而必付之以閫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制置招討之除而進取之計尚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於郵傳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成帥之録用過界剽刼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令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使之且當此一面破蔡之後必有可觀又乃轉徙於淮西成帥亦廹於君命不暇後顧捨蔡而援淮是棄投機之會而為連

雖之樓也成帥方自襄漢而往戚侯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廟算所處然如此而望恢復之功不亦難乎一頃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尚未聞臨幸之所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露之勞財用匱乏之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真廟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翠華親臨斬一二敗將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之功日月可冀也不然姑聽諸將相持於淮上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利也

一合淝之役實係大事若我師尅捷則為幸耳萬一厮輿之卒或有不備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令乃會諸將之兵付之一决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為救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邑探報入回聞陳蔡一帶皆無重兵夫敵失蔡而不爭無謀甚矣蔡之趨汴止四百里若回成師之軍直擣其空虛此唐滅梁之策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

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尚餘昇平之舊而三軍之

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今之國勢幾數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略有折馘之勲則驕悍之氣已傲視其上以邀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也至於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闊略行賞則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士而遂享三公之封獨一岳飛頗有志於功名然進退之機或戾中旨卒罹其禍令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衂而益無所憚懲岳飛

之禍若事當機會亦不敢專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歴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而歴古會戰皆以輿尸致衂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畧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業王燮隷焉劉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未易絶杜充之軍不敢鑾輿母后不復分狩江浙良以進退不一不相為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難立或致敗衂則它軍先遁連雞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合淝之役李顯忠不為無過且以孫安豐之衆不已弱於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絶彼糧道焚彼淮梁顯忠乃望塵引歸敵遂深入顯忠宿將而走人心何從而安稽令之宜不可不問

一鄉之强敵下甲維揚而東渡江寧耀兵九江而師濟武昌令日之謀幾復出此東侵泗上而淮淝受敵西擊襄陽而申蔣被兵我軍不為先人制人之謀而犇命於其後王朴所謂犇走以救其弊則虛實自見不幾類於

是乎成侯之東荊鄂虛矣使敵出鄧之申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黃沔可渡非一在處受敵將何策以禦之一前後捷報尅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守之乎近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門迎納發軍之追蔣守詬以不擊窮寇平時啜糠粃則民思宋之心尚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為敵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實恐因此絶其愛戴之心不若不得之為愈也若秦商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陳蔡二郡其切憂

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體而軍兵使臣初不問其祿廪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間有糧運不繼則山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之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異於昔之諸將也平居暇日務爲掊斂之政奴隸役之靡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有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惴惴然唯恐其有所異辭也錢糧之給實不可愆一時之期諸將之謀

漕臣不與糧餉所向初無定所是士卒與將帥為二將帥又與漕臣為二矣為今之計要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俟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

一將帥驕蹇古今通患人主務收其用當結以恩必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故諸將内有所感外知所憚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功廣平王之復京師趙韓王之興皇業初非大過而顔真卿雷德驤効之凡令將帥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辜恩至矣糾正其失不能無望

於執事

六

昨晚得黃州劉探掟報早上已嘗具申禀矣繼而有一商自廣陵來此云備見瓜州之戰葢因邵侯遇敵而退復掩而勝之據其所言雖孜之桑榆亦不足以償東隅之失大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尚介立耳盱眙諸處皆聲問不相及萬一敵之舟師自淮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半令國家所恃者諸將類不能自立然守

郡者尚或未敢輕動為今之計莫若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間先人始因召對陳分鎮之策即蒙施行既帥所統不遠自皆為計如荆揚一帶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少却州郡不復能守分鎮之說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目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蘄黄安沔均房等處覃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僭率建議罪無所逃更望少加寛假不勝萬幸某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浼清聽實非敢有意外希覬但沐特達

之恩朝思夕慮茍有一得輒欲獻之門下狂則有之姑欲盡其報效耳

七

近日道路之傳籍籍頗甚以為稱名號者在和州雞籠山因糧淮右加其姪以錢氏封爵王侯退軍采石未濟被掩士馬物故者衆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憂過計覼其勢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符奏繆計殆不相遠諸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當要擊其後

左右掠其芻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强敵之顧僉軍一動可致土崩茍吾無以待之長江所喪已半計生於久何事無之傳聞吳拱之軍復有入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於江渚不若進據淮西與劉錡之師左右相應絶其要領勿與爭鋒自然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内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真廟却敵澶淵亦有北道之衆釋此而求其退固未知其或可茍彼兵挫而却復轉而西則舒蘄江鄂以來無復横草之限安危所繫惟執事圖之

荆襄亦不可虚更乞台念

八

傳聞淮上之兵悉已退去雖事有可疑而理或可信夫彼二十年間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實未嘗少忘也我國家待之之禮唯恐少忤其意一旦遽弃前盟侵犯邊境勝負未決倏然而遁此故可疑者然其自入我境而廬和數郡民入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既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戰留則無所食暴露曠野勢不能久則為

去計者理或有之使彼自能悔禍渡淮而北則為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計實未可測某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說料之風聞劉錡頃駐軍於濠泗使錡能因順昌歸順陳蔡尅復引軍直趨二京則彼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說也藏形匿迹誘致我師戰於平原曠野之間出奇盜其舟楫此亦一說也聞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下通淮泗盱眙失據則運河可以出真揚山東之舟近接淮海使全軍轉徙而東於真揚通泰之間或下運河之

舟以營戰艦或通州浮海而襲蘓杭則彼策之一奇也
昨者其居鄉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道山東事云海
舟篙工已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頗相符合此
亦一說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盧州而來而漢上
復有光化之戰竊意金人以諸將之兵會於下流而建
康一帶未易可爭令安蔡之間方無重兵控制彼欲再
為此舉西軍光化則我軍不能東顧安隨如或進兵棗
陽或入安蔡非復横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亦一說

也夫數者之說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不可不為之備頃者朝廷付成俟以南路兵柄而執事以便事留此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俟既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蔣蔡一路止餘一趙摶耳精甲既去所將尫弱無幾萬一敵騎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乎棄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隨之備知復如何蓋事當圖於未然之前不當悔於已然之後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

分妄干樽俎之謀僭越之罪固已多矣台慈下亮不勝

萬幸

九

某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遇感恩無報無以自安

每有見聞輒欲上干臺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溽

辱臺翰枉臨不賜鄙斥褒拂過予殆踰華衮之榮戴德

之私不知紀極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

傳道不無真贋然某不敢不具禀知金主始在雞籠繼

而和州克復其傳似有叙想事或有之昨聞敵自合淝侵蔡州其衆頗有饑色若淮壖糧道阻絶陳州順昌内畔劉侯因之深入勢當棄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絶無影響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巢湖敵復造舟傳聞類皆不同惟當恃吾之不可勝者妄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遞陳之今王侯復藍田華州潼藍二關已為我有中原斷而為二若吳侯下秦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

午谷進長安勢可必取第恐彼中清野其功難就然敵勢既分矣伏乞臺照更容探問的耗別具申次

十

劉帥淮東之捷吾已落其爪牙實宗廟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滅之似聞遼已復興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爲隄防慮有衝突之事安隨申蔡盍早圖之於此成禽不可知也小官妄議國計乞賜臺察

答宣諭范機宜

下諭陳蔡之事令留屯者趙樽月深入敵界其軍至為孤弱二郡勢不相及竊恐為累反大適得黃嵩許簿報前日秦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泣夫蔡為重鎮敵之睺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事已至是故不當復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金帥復求必遭屠戮不唯誤一方生靈之命實恐絕中原歸向之心就使敵全而用之乘其憤憤不平之氣其鋒有不可當者且

令舒蘄以西絶無兵馬復蔡之軍又去强半則數千里間空虛甚矣淮東之寇或為諸將所破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可勝言者令之施為大繆如此某不敢喋喋干瀆宣諭議論之次乞以此及之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四

一

某准州帖復蒙都統司闗甲五百副下縣中昨仰荷軫念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今復遣兵屯戍

重賜以甲丘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感激銘之肺腑顧此一隅之重某疏狂晚進雖欲死報恩德而愚不更事軍旅尤非所長畏懼之私終恐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易帥探報殆絶前日之傳似乎可喜而道聽途説日以益異或云東路敵勢張甚劉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不容有之然合濠泗而爭鋒窮寇似難為力運河海道慮或乘之敵之芻糧不患不給沿淮已無兵甲退之實難傳聞蘄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吳

俟光化之撓我軍不可窮追恐傳而東緩不及事今此襄漢已弱不宜深入敵邊通問吳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瀆乞賜矜恕

二

傳聞敵軍東及通泰劉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横城守張萬敵軍通泰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間孫軍殆難久立却敵之計圖之實難雖傳復得廬州盖幸其寇耳聞蔡將蕭總管攻陳州未下蔡州尚可乘虚而擊不幸

陳州不保蕭勢又須南下使其東西合勢吾軍不復可為不知吳侯之軍可復調否如鄧州敵勢不振分此一軍而東北擊上蔡則陳人自成首尾破蔡東出則敵勢必將自阻過此而求善後無可為矣但不知劉㝢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若不東合蔡軍定須西犯商虢二者皆我為道然恐非敵之所能乃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弱之甚難為後耳今也東道方急不宜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据陳許諸州猶無謂也妄意塵瀆

怨察是幸

三

其竊見敵人盡在江上濠廬並無軍馬進兵更可得爾但恐蔡州或能為患故謂不當舍蔡而入濠廬使蔡將破陳而歸縱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可復守矣伏乞臺照

四

其伏覩皇天悔禍國家復雠刷耻之效冠絶古今決策之臣功加方召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易保功難我軍

乘其内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所謂以我之衆加齊之半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為沐浴而告者然便於料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為知兵切嘗妄論兵權以為當恃我之不可勝不當問敵之可勝是以尤當持重以赴事機使彼可乘故當迎刃而解若猶未也於我何傷此時事之所當先惟廟謨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

論營田

其時者伏遇行臺循問及境思有所獻而不敢越其職分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縱論及於營田仰荷采納不以為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橫之迹為民顯患州縣猶無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為營田不罷不可以立尉司蓋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為盜賊淵藪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職可修軍罷而歸置尉乃為急務顧比軍務方冗事若難行比來未敢復言乃蒙詢問下及輒敢條其利病列於左方

一古者宿兵絶徼多為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勤士卒之惰也然而古之調卒蓋取諸農且戰且耕猶易為力今之營田異於古之營田也强士之所不能棄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於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

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月三貫米七斛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請奉或十倍於兵則

是二千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七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曉然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為錢五百營田莊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數程負穀二碩校之中直為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相若近時士卒棄穀而歸者有之質之人情未足深過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賴耕營

田輒掩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為之佃户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有無良之人樂於放縱一為佃户遂可横行於鄉而無知之民復有半託軍校竄名佃户以避追須雖有盜賊寄迹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伍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往往不恤其軍科配茶鹽日有定計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於軍士名下尅除死損牛

車亦令軍備窩藏剽掠葢非得已而然亦非部校容之何自而騁部校家自為盜尤不可容

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往往因公為私多招佃戶侵耕冒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戶歲失苗米數碩過百則巳及千一歲之間不知失幾百戶營田增羡無幾實何補於軍中

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於田畒稍知其趣又有佃戶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見耕

之產使為佃戶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之田因而召人耕佃閱歲無幾租入必羨於今

一竊聞營田馬料在總所歲計之數令來軍馬調發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召民耕佃其田寬以數年自可及額若便責之縣邑竊恐未易出辦

一營田之在諸鄉為害雖大而營寨棋布舍煙為頗翕集一旦罷軍而馬返或恐人煙空寫盜賊因此竊發若第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戶並令安業寬之如舊自

可以無此患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户它縣視地廣狹措置大略放此非惟可銷盜賊兼免失陷官租某似聞營田馬料每碩給總所般運錢一貫文其實使士卒般運不曾支給却作營田工供金銀起發只此一事虛耗已多某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更乞詢究其實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其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彼姦計俟我食盡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患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為復秪在德安二處皆可緩之光州信陽不可純無屯戍若今留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掎角鉅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蚤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為辭妄意及之乞賜臺念

上宣諭論北事

其自涉春以還稍不貢記室之問非敢怠也特以人微位下誼當自斂不自畏縮譊譊焉日以猥㑹之説躐陳於大君子之前雖至徳包荒不以為過不知我者謂之何哉重自金兵退潰而來士夫隨復驕惰私憂過計必以我為僥幸多事之人是以雖有所聞不敢仰瀆臺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如仰惟寵遇之隆每蒙不賜誅絶奉頭鼠匿殆將絶於門墻雖少安小人之私然非所以仰報眷予之意偶所聞若有所繫朝廷誅未有以處

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下之重故某輒盡底藴切敢言之竊以國家比歳用兵之初實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早定將帥乏才欲以久惰之兵幸其一勝泛泛然如投無鉤之釣求魚於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泚非敵之計善也吾謀之不至爾幸彼喪君而返人情不無二三躡而殲之可使少知懲乂失此不討使大定得以緝綏其民是皆事在已前悔不可及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為

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為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計金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為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夫大定之力豈誠厚於我哉良以國有内憂上下未睦故此尋盟以和其内須我待之有關師出不為無名怒其衆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君臣朝夕之所自為謀者而吾邦不此之憂猷之未遠使敵再至果然却之否乎古求欲以勝人以為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為今守禦之備當百倍於曩時前日之債政以長淮不守守

淮之計盧壽為急以周世宗之畧尚不能久處淮南盖劉仁贍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州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贍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為不足守棄盧壽而守揚州既不能軍遂守江面設有臺輿失備守將奈何使敵悟前日之非又將大舉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於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彼身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傭儒救過以往吾非蚤計恐難悠

久為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顧諸將之所行殆兒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於事徒析成軍吾軍政若乏人為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遺坻報宋無若比城棄之不疑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之事尚或可為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前功盡棄敵徒手而得之使敵方至之初遊騎出沒者寡伏兵掩擊可以杜其復來比及攻城援兵要戰於後內外相應豈無成功汝鄧棄州而歸那復為王蔡地託

名援救實自成其退計爾帥臣舉皆若此緩急寧足恃乎竊聞鄂州之軍非果不供於用特以調發無當致此紛紜復求忠鋭不習之軍以為内援豈惟無補行復悮事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敵之所畏邪漢王聞魏將之名即知魏之可取今日諸將知復如何李横傳選之徒於岳軍粗有聲譽廢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事處横於蜀將焉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處之襄鄧未必遂無可觀將

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倍矣是皆愚見所及欲以少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執事不以為謬而辱覿之惟所棄置焉不任區區戰汗之極

上張宣諭書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興建大業與宣王之所以紹開中興固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奉使而其一時之使亦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心之臣良以四目四門委之一使上焉以布宣令德下焉以導通人情

五侯九伯所為取正四夷八蠻所為訓服非忠信士王之同德心膂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矣故皇皇者華遣使臣之詩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及終篇之義咨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於有功之將帥而其卒章乃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由是言之使臣之任顧不重哉使臣而不能及政之闕盡咨詢之義至於萬邦為憲則雖匹婦不可以情得昆夷玁狁何從而正文宣

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執事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薄伐玁狁紹開中興之際以皇華之使任吉甫之責淝水横流而氣不為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為挫迄能恢復汝鄧觀兵嵩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却蕭劉之寇光華之遠於斯見之我行永久宜聖主之召而大用之也來歸自鎬其所為告后者是必先已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勞擾執事洛詢有素決不置之者也至於諸將之才敵謀之情僞固文武之餘矣又無待於鄙言矣竊意諸軍

進退之實熟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妄入汝之失救蔡之不力棄鄧之無所顧藉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緩徯后之民若凡此流仰惟耳目之布必以周知其狀矣曏入情誤國計宜莫此若也今朝廷之上既忘前日之始宴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及是言者縱於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咨詢所以仰副虛懷之意為憲於萬邦者顧執事以身任之也光華之美於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有說也敵之未渝平也

蓋每言其内亂刀交兵接亦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亂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不可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也某寠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助一言堂下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言未嘗有不聽者一邑之賜於某偏矣輶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於小雅者仰布於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為攘却昆夷玁狁之事可以從知大業中興之略執事將秉國政事必優為之矣非小子之佞

浪語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二十

宋 薛季宣 撰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其讀吳志至漢居許而吳都鄂傳於魏則徙金陵得孫氏之所為廢興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申陳相望五百里而近絶江以

比莫捷此途襲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誠無難矣漢祚移而呉國分武昌密邇於魏鄙建業之徙端在於斯今之江南舊為吴地以錢塘為都邑則衢信洪撫為之衝鄉來金人南牧之兵掩自武昌南渡雖鄂州兵十三萬閧而躪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變救之實難北望黄州去淮纔四百里淮流可涉絶無關津毁折黄民之居以為𥱼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虞徙益兵於江夏江夏背山阻

水漢陽以北背陂湖以進則雖無往而可萬一金人渡漢由間道以襲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因進軍以傾衝信吾軍悉在其後寧不為都邑慮乎江夏之屯乃岳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阻水實多進退江淮以全制敵之後取道神速遠不逮於武昌吳蜀之衝固已無急於此東晉之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於武昌足以明其險要県官按行邉徼在所當言県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僣越之罪死不敢逃留軍以屯惟太尉命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其準牒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畢官圖論議所不及咨詢所不到惟當遵禀成筭以即事功不當可否其間上評國論然而愚者千慮小子未能一得思欲退就循默則恐利少害多無補公私失箴規官守之意内愧無益不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切意議者之及於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覩其利而未覩其害是故及此言也今夫國家之務莫重於軍食飛

芻輓粟率百戶而奉一軍散軍就田所耕足以贍衆軍無惰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賴以成功者至於獷騎民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皆調之於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獷騎則四方遊手不堪田畆之事僥求逸便是以從軍習擊刺於射埸尚若其事毆之畎畝慮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將猶有所憚專有其利必非樂爲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故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

田力猶不足一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塞上饟饋不給姑即弃地耕之所求便事寬民非以為利不過自足軍用省饋運之勞不聞悉使之耕倍為程督士能懇地如許寧能弃鄉井而隷籍於軍又況國之屯田本縁捍禦關隘今求闢地利不兩全自然扼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聚之則弃命徒勞一徃于田不可復教積年閱習一日廢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便於水利固已耕耨于中環

以屯田寧不爭利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則民必流亡在今少少營田其害已見侵漁豪奪之事無日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况本縣介居大冶烏能強挽之留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跂力而待尚或見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觀漢蜀用之以濟恐不及於蕭銑南唐壘守一隅未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畧湖外實代王彥守邊聞彥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茲其耳目之所接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堂

下之言未足深過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強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衆材用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雄傑狙詐皆得而用則其國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哲保身而已所與為國非小人而誰哉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而決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成人才嘉祐元祐之間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配唐虞漢唐以

還未足倫擬黨錮之過賢知放逐趨時之事婞婣相競
二宫播越職此之由紹興始元皇上恢祖宗之畧士氣
稍奮江東以興權臣柄朝娼賢醜正岳侯之死世絶功
名之望趙張之放人莫敢有賢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
然今日朝廷視祖宗為何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
氣索則人心亦從而衰其誰為之在時政之所行已爾
今天下文武之士知氣節者誰歟平時以讜正為粗剛
方謂之暴露脂韋循默以為居官得體貪婪狠愎世且

才之天下滔滔安於邪行誣蒙苟且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為一律論至於此而求士氣之振邦家之興不戞乎難哉卒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置其官體做其粗暴捐軀效命以為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祿位素心之所保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為強死何補於事夫為待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作日為循縮之計氣不振下將惕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其或可也執事以明德繫人望以忠信結主知綜轄臺綱大

明國論朝廷為之一正姦回為之膽落今持節以護諸將真裴度征淮西舉也中興聖業當由此致而區區之所為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強大而患吾氣之猶索也執事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首政必也動人耶正昭明會與前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優為者端不俟小夫之論至於朝廷公輔未聞廟勝之畧近鄙之將或恐長城斯壞士卒云惰民久告勞風化所行人無一懷固志者以求恢復之效是猶

闒而身厄刖而爭途豈直不能且速敗而成僨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論謂旦暮且將有幽岐之舉士氣歊歊傑侮其誰行留之間何所不有公卿弗匡爭臣弗言杞人之憂寧得不過繩愆糾繆責執事之事也弛張國勢繫於一言讜論回天士氣增壯人人有鄉功之志則賢者不敢隱其智勇者不敢愛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何有於讐寇康宣中興之臣葢用此道今身任天下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為惟執事奮其精忠以身為天

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奮安有不興之國此先務也惟

執事急焉某位卑言高死罪死罪

論屯戍

某伏覩朝廷經制邊防使戍馬軍益戍夏口單見寡聞深所未喻採之巷議為有二說或謂敵謀沔鄂欲以為田開府助或云有失衆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代將則免之何至興動師旅敵圖沔鄂鄂軍不足用鄂質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為然夫夏口之兵

岳侯所用以奮擊於中原者猶是人也何不伸於今日況兩軍不相統一設罅生其間一却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古雖控扼然已綏於武昌武昌乃吳建都而王敦陶侃温嶠庾亮之所爲督府者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陳許蔣蔡倚其後洪撫衡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自淮徂浙不能二十餘舍敵人南牧嘗出此以襲豫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衆不復可追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尚有

一湖之限黄州南渡斯須而至武昌渡黄之廬奚假舟
楫縱吾軍躡其後擊適致敵人於死地質今驗古要害
甚明夏口南臨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達
于應城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
應變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沙口出於陽羅實
為江漢之會陽羅在黄西數十里舊為摧塲捷徑𫎇之
新息道分為二而南黄與陽羅正當其會亂江而渡武
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艤舟樊港放求古迹分軍江

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觀夏口端若井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某官周通今古於此固當深知遂承野芹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

論民力

某鯫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官守得接士夫餘論竊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國勞民未有能固其國者今茲假令東鄂獲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事之秋竊祿曠官僅能書考可以贏民千有餘戶當兵荒水旱

之餘大治戰舡治屯營於荆渚林木盡伐役且踰年上泝江流將二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治其私家俄被軍書夏口有屯營之役基犂未立旋令迎候大軍犇命疲勞民不勝其弊不知繼此之後果然若何湖右之民況又非浙江比一錢粒粟即名稅戶尚不供仰事俯育之費何有於官比年以來虛乏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顧為我氓安有不濟今日之事反為先困邊民困而流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

侵擾淮南周師南征民或負芻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愚瞽之心未知其可惟其官至誠體國循問重湖荆襄之民引領以承德意嘉謨啟沃莫急苦勞冒獻瞽言惟所裁擇

論賊盜

某復有職事仰瀆台嚴謹按圖經本縣南北凡七百里為鄉十二南唐之季析三鄉縣大冶大冶為縣實處縣中本縣九鄉遂分為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鄉壤地

最廣當本縣三之二隣越大冶縣界百有餘里有金牛鎮居南五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地蓋古綠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武寧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無一官司比年廢罷搉場茶冦於此出沒五鄉殆亡聊賴今已數年某到官之初盜賊尚未止息顧巡尉皆在邑緩急知之已難況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緊保伍少爲隄防雖冦盜稍衰而鄰邑多受其弊究其所以乃戍兵營田其間不逞之民託名佃戶爲

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為姦縣不得制永平無事尚爾從横過此以還恐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甚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餘人兵火以來才及強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置尉金牛俾兼本鎮煙火公事則村民有所赴愬南鄉為有官司所費既不甚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少安亦銷盜之一術也自非鈞臺持節本道難以申明故甚不辟嚴誅敢有所請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盜賊不至公行則執

事之賜也

上胡舍人書

其聞之盛名之下為難居天下之望為難副葢士有名斯有德有德斯有望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德而有其名是竊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美器造物者之所靳也有其德而名從之猶恐無以充天下之望盜名孤望安有不殆者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午之疏欲取奸臣而梟之女子童兒至今

傳誦廉頑立懦可以風乎百世之後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天下之望者豈徒然哉皇上付執事以國書班執事以法從任寄之意夫豈無自而然耶上下之情其所望於執事者可謂至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今天下倒懸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及也觀乎邊鄙則蕩而無備問其糧餉則匱而不給外有強梁不測之鄰日窺覦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當任其辱者不思自治之道而論遂

及於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強則和不在我則將靡事不為而敵人得以制其命矣我之虛實敵人已盡知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命未見顏色固將先事而為之無厭之求必將縱於我矣一辭其請則和不可就舉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辭直而動順吾圉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和是為坐困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以不審也以愚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守禦備具則和議可成和議可

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禦備矣紀綱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敵之畏乎彼寡謀肉食之人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為善後之說所謀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飾禮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下為弗復事矣善後之說不亦虛乎睠前日之所為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縈言之所能及也伏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誰不拭目以望延頸以俟皆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寥寥無聞疑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勢斷可

知矣以為中原不可復得強敵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為無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恥必雪國讐必報此萬世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為和議又將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尚可僥倖而成或至於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為急天下循名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辨必有非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機用副人望之所屬以全名而

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蕡以治安之策陳於漢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於天下執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人寰劉賈之言執事盍全而有矣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倡言以為天下先則天下猶有可為之理置而弗論或始論而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論徒可謂之空言惟執事審圖之爾某狂生小子不知國論之所定痛念先人不容於和親之際抱志以歿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

父之道求父之執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所望屬於執事者之說陳於執事之前贄見之誠先人之志葢於此焉見矣惟執事先生財察幸甚幸甚

擬上宰執書

某不肖學無能得於古嘗觀市賈而得為邦之道視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市區求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橐駝以種樹而及為邦君子小人至寥絶也至於理之所詣亦

其道之所存也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牟利而不營於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名一物為道甚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康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騈闐于右弗慕也身之所問惟吾之所自占焉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已十之人十之已百之而裁其入也則盡反於出矣人收其用適通其利出入既衆其牟利亦廣視貪賈之所為利其相去亦千百矣是乃規模素定

不以它利而易吾之所存積小而多削入於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賈也不能操其牟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泛焉惟利之求吾知其得毫毛而喪山嶽也為邦而謀不素定亦猶是已有人於此始謀而作廬舍則必使工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必有料材用而營度之計其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材雖巨非良不敢良材雖細以良而用至于棟梁楹桷門枉㞋㞌無短無長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焉剥削之斲落之室

成而不懲於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事而取斲巨而為細任衆而為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脣失亦莫可勝計所作之舍卒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猶是已厥今天下何如哉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為之時也有為而規模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却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届市賈雖賤固將能笑人矣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

同而其為政之規模有不可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獯鬻勾踐事吳少康謀窮漢高間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模有不可移者是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矣守邦之術得賢為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賢天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術耳茍惟賢之為好則將有取於賢其所從來不必問也得賢而用必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也如是則小大畢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

所長而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宜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或親米鹽之役工辭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方取任之以刑獄習於疆埸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異器隨用而失賢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仄微而納大麓或明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為擬也恭惟其官懷致君

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寒畯而簡賢能辰告遠猷所以為社稷計者為不鮮矣然而國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四夷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徒以規模之未定而用人之未至耳信能奮發於此定不可易之規模而求當世之才不拘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其官圖之棊甒浦狂生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為事以為或幾於道故摭其說願陳於上公政府之

前遼豕野芹亦惟其意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於外侮而患或起於內訌何謂外侮疆埸是也何謂內訌賊盜是也內訌不作國家無間外侮雖甚猶可為也外侮之來內訌復起雖有智者不能為謀故為國之深謀在於常虞疆埸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於其內訌而已國無內患專意於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待之今夫疆埸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

并慮以思合謀而動除戎器戒不虞警軍刑固羅落敵
雖强大夫何為哉盜賊之興生於微細偷不已而至於
暴小不制而至於大浸浸不絶將成癰疽議者以蟣虱
眡之此患之所由生也朔漠之君纘其宗國雖名嗣統
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睦觀釁之舉可為後圖視
其規模似不徒已邊防之守尤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
深憂而亦天下之所同知者上方兼聽而遠覽故非下
士立談之所敢道竊聞廣西之寇猖獗四年淩鐵已誅

王宣接起蹂踐城郭踰十數殺傷官吏不可毛舉非細故也而議者輕之不能及無事時蚤議翦滅設不幸復有憑凌之志謀飲江之舉吾軍力單於守禦智竭於邉防雖欲討除力且不暇内訌之患夫豈無之况吾吴江湖之鄉夙多剽刼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之間歳數十發尉巡逃責弗言縣縣且弗言於州州固弗聞於朝而盜賊恣雎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司獄之吏

往往結盜而為之橐囊盜至囹圄則將緩之恣之教之告之廣言由歷以擾齊民是則玩法而輕刑致疑而減死故今頑惡之盜在在悉有其徒狂舞自應趣和而從之外侮方將內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難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緩也議者以為可招而致愚竊以為落落難合何則凌鐵之死出於已降今日之王宣既降而反自見反覆寧能復降夫降出於畏威今我何畏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動間者謀帥而得妄庸憸譎之臣徒以五

百萬兵付之經畧四方之人聞而竊笑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也竊意嶺海煙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逆料漢馮奉世當西羌之叛請兵四萬以一月決之謂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倍萬唐王式征裘甫之亂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餽多惜費且天誅不亟決而闕東南征賦與兵多而功速費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鷹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事其論如此較然甚明唐能從式之謀故不

勞而破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為今將帥之臣誠能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式奉世之言猶為未可國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之起始皆以為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尚為旰食王宣之賊在今不為不熾非即授首且成其姦今固無它或恐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羣偷蝗合內外憂結可為寒心昔者劉裕誅燕尚為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患尤所當急不可以為細故而弗圖也鄉使國家外無患侮而中

有此方數千里之冦縱不足為深患而我之官吏為其戕虐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暴骨於郊原存者延命以俄頃為之父母忍不之救况當外難未弭之際足為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夫中原之所為失其則不遠可為龜鑑恭惟皇上恢中興之畧興太平之治以為賢人登進則内治而遠安圖任舊臣夫豈無謂某官以天下之望為斯民而起上毗天子外攘四方其道在於斯文某官固身之矣衆賢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復王化

之行廝人之徒益翹首而須跂足而望其官亦不難之矣如今𪎭疥之賊何足以為吾患失小不制馴致內訌此識者之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其懼人之莫以告也故因贅見而畧言之惟其官大畧宏規固將以一天下小賊在吾度內必以無事平之其狂瞽非以為僭亦非敢裨廟堂之末議益不知而作爾犯分干瀆死罪死罪

再上張魏公書

其聞國之安危存乎相相之失得存乎謀有一定之謀

故天下無可為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有行功業著於一時聲名流於百世者唐虞而下未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相有當為之事有不足為之事知所當為則所不足為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為畧其所當為所不足為或至於紛如而并廢尚何當為之可及邪大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此言為天下者必由內以及外也故君子正心誠意而加於天下國家

者必自一定之謀始一定之謀立則是非利害不能奪好惡寵辱不能移上以正君下以明民內以治百官外以綏外侮者舉無以與吾謀之素定其於為國何有謀不出此上且無以格君下且無以知人方且毛舉百事而屑為之則內訌外潰之辱亦何所不有曾何安民禦侮之足尚哉故曰急其所當為而畧其所不足為真宰相之事也宋自太祖之造邦逮光堯之紹統時有治亂世有盛衰謀國之臣有邪有正然其所以為治亂盛衰

者葢未嘗出此本支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鄉秦氏之柄朝當羣賢去國之後有聖君而不為將順之事秉讜言而惟阿媕之是取士風骫骳典法蕩然致强敵之憑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蹈陵夷之俗公議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行朝不謀夕上之卿士脂韋相尚下之師旅驕縱是為黔首困窮將不堪命州縣貪沓之吏方且剣剥而誅求之朔野之君纘其宗國不徙自守方并仁義而假之察之人情非茍然者嶺海亡命如

雷化王宣之屬横行縣邑戕殺民吏浸淫不已未知為

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内之則如此其殆調發何自計謀

安出而廟堂之上輔佐之臣謀謨於堯舜之前固未窺

其所處而議邉之禁苛細之法朝朝暮暮亦莫知其幾

出也急其所不足為猶害於當為之事況當為而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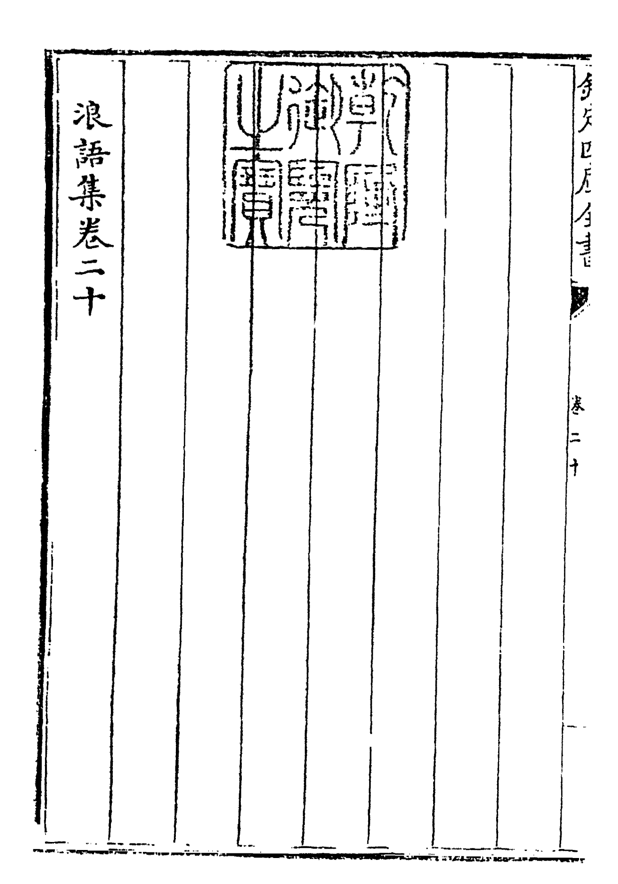
乃嘵嘵於所不足為既不可必人之為奈何禁人之言

所當為者邪秦氏之為幾何而不見於今也當秦氏之

時猶為不可今時如此之急諸公顧欲為之何哉恭惟

其官負天下之重名行天下之大道得時得位而澤未加於天下以為天下恨者非一年矣皇上好賢反席撥浮議而登公於朝則其所望於公者寧不若天下望公之切其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公一定之謀也今入相數月矣其所以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足然而黔首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其官日新之政顧且闕然於下矣某細人也才行無取竊惟先人右史巽時嘗辱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惠顧疇

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也言又不可自同於衆故此輒效四方之望而為公索言之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議而以利人辟國措天下於覆盆之安此相公所自任以堯舜之道而尤所當為者則亦門下小生區區之望過此無足為矣瞽言冐獻死不敢逃



浪語集卷二十